

地狱火焰

(日)大树春彦著

硬派侦破推理系列

地 狱 火 焰

大树春彦 著

知 识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8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狱火焰》大树春彦著—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4.10

(侦破推理系列丛书 2)

ISBN 7—5015—1202—7

I. 地… II. 大… III 推理小说—小小说—当

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0854 号

地狱火焰

大树春彦著

责任编辑:杰 夫

封面设计:天亲木

出版发行:知识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

开 本:1/32

印 张:8 字 数:16 万字

印 次:1994 年 12 月第 1.次印刷

印 数:1—10000

书 号:ISBN7—5015—1202—7/D. 28

定 价:6.00 元

地 狱 火 焰

川泽医院是日本政府嘉奖的模范医院，高等医学院的有志青年佐伊进入医院后，竟发现医院里充满了阴暗，肮脏甚至恐怖。医生、护士、院长之间男盗女娼，勾心斗角。

佐伊出生平庸，深受歧视，但其过硬开刀技术，使他一夜成名，他怀着报复的心理，大肆玩弄女性于股掌之间，每夜必有女人陪宿，有时甚至夜宿数女人，夜夜狂欢，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目 录

- 一、狂情的佐伊医生
- 二、打开地狱之门
- 三、愤怒的欲火
- 四、天使也有难言之隐
- 五、女人给的欢乐与失落
- 六、地狱挣扎地女人
- 七、变态老处女狂乱之夜
- 八、绝望地爱，生存战役

一、狂情的佐伊医生

光明大饭店位于横滨市川泽区的闹市街尾，虽是专供情侣幽会的僻巷旅馆，却也是设备齐全，舒适幽雅的套房房间。

对于佐伊医师而言，常常光顾这一类旅馆。因为他经常和不同的女人，在这些旅馆中幽会。

虽然光是川津区这一带，这样的旅馆就有三家，但佐伊却仍感到不敷应用。

川泽医院妇产科医师佐伊，这些年来，中了邪似的，拼命地频频地找女人幽会。已经可以这样说：“女人就是他人生旅途上，一个又一个的脚印了，”并且乐此不疲。

佐伊之所以多方利用川泽这一带的旅馆，实在是看上它离医院近，便于他利用值班的晚上，带了相好的护士小姐，偷偷的溜出来，充分利用时间开个房间短短地寻欢作乐一番。这些年来，佐伊对自己的人生，已经麻木不仁了。

今夜，佐伊带了护士小姐有智美子，到光明大饭店来开了个房间。

有智美子是今年四月间才正式成为护士的，此刻，她正趴在床上翻着佐伊带来的春宫照片。

一丝不挂的美子，象一朵刚出水的芙蓉，白皙而鲜润的肌肤洋溢着青春少女的气息，清秀的黑发瀑布般的倾泻着。细眯着的双眼，正入神地盯着那些照片，不由得心驰荡漾，酥胸也随之一起一伏。这个十九岁的叛逆的一代就在床上，和三十五岁的男人，分庭抗礼起来了。

把对“性”的羞耻心当作老古董，而在全身心投入到现代的性观念中，美子已见怪不怪了。

佐伊觉得此刻的美子和他离了婚的太太川岛子太相像了。

佐伊带着做爱之后的虚脱倦怠，透过被室内的湿气染濡得有点模糊的窗子，望向远处街尾的霓虹灯。

在那灯下，站着一个冷得缩了肩膀的流莺，这提醒了佐伊，他逗留得太久了，因为佐伊记起来，方才进来时，这些流莺都还没出动呢。

佐伊随便披上旅馆的廉价浴衣，坐在床上拿起电话。美子仍津津有味地入神地欣赏着那些春宫艳图。

电话的那头，护士长大井安子沉静的声音传过来，告诉佐伊，“没有急诊病人，不过，大夫——”，安子沉静的声音又说，“已经十二月了，天气这么冷，什么时候有病人来，谁也不知道呀，所以还是请尽快赶回来。”

“唔，马上回来，天冷，我正在做运动。”

佐伊忍着笑回答，安子就把电话挂断了。

应该不会知道是从旅馆里挂的电话吧，佐伊的脑海里，浮现出戴着口罩，遮住了大半边脸，正在值班室一个人看着书的安子的姿态，他苦笑了起来。

已经三十三岁的人了，安子却还是个单身女郎。

佐伊放下电话，伸手抚摸着美子的头发，美子慢慢地翻身，挺着两个小山丘似的乳房，面向着佐伊，伸出纤手，趁势勾住佐伊的脖子，明亮的日光灯下，美子全身裸露着，几近无毛的腋下，被汗濡湿着，佐伊凑过嘴来，吮吸着她的乳房，传来一股婴臭一样的味道。这体香和凝脂一样的肌肤，可以说是美子最大的本钱了。

“有急诊吗？”美子问。

究竟是一个护士，一开口，就是护士的话语。佐伊停止亲吻美子的肉体，开始起来穿衣服。

“人家还想再待一会儿嘛！”美子打着呵欠盯着佐伊柔情地说。

“想待你就自己待啊！不过多待的旅馆费，你自己付。”

“坏蛋！”

美子骂道，发条一样，从床上弹起来，一边哼着原始调的爵士乐，一边穿起衣来。

在川泽的十字路口，美子说要到北区环球舞厅去跳舞，就

和佐伊分手了。

着轻便长裤，上面罩着风衣，在冬天的夜风中，飘着衣襟，快步离去的美子，一点也看不出猛烈做爱后的疲倦。

佐伊望着美子离去的背影，一时之间感叹着，假如再继续和她交往一年半载，像自己这样虚脱疲乏，迟早会被她踢下床去的吧！

而佐伊感觉得到，像这种念头，恐怕也不是苦笑就能济事的。

今天开始，时序已步入十二月了，虽然还可以说是暖冬夜里刮的风，却已经凛冽刺骨的了。

天主寺公园中的树影，在冬风中晃动，天星阁那水蓝的霓虹灯，被这些枯枝暗影，分割成了一截一截。

行人的脚步变得十分匆促，为了金钱，为了家庭，为了幸福，每个人怀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忙碌着。

但是，对佐伊而言，那些目的对他毫无意义，除了如饥似渴地渔猎着女色这件事，还能像竹制的“不求人”一样地搔扒着他的皮肤外，那些目的，和他活下去的意志，没有任何牵连。

川泽医院是一所古老的木制二层建筑，病房的玻璃，不管怎样擦拭，总象蒙上了一层煤灰，走廊下的皮沙发，已经破旧不堪，处处裂缝，而且粗糙地用不同颜色的线补起来。住院的患者，多半是长期潦倒的病人。以前，川泽医院，事实上类似路倒病人的收容所，现在虽然由基督教出资经营，并且一应俱全

地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但病人的素质仍和以前一样差，而医生的素质也是每况愈下。

佐伊到值班室是八点半，已经溜了一个半小时的班。

他穿上白袍，看到护士长大井安子正如想地一个人在值班室入神地读着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看到佐伊进来，抬头望了他一眼，却一句招呼也没有打，便又把视线投落到了书本上。

在明亮灯光的映照下，变得有点青黄的安子的脸，冷冷地无视于佐伊的存在。

安子的值班时间是到六点为止，但安子通常还是穿着制服，留在值班室看书，这已经可以说是她的习性了，她甚至连口罩都没除下来，这与其说是洁癖，不如说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一种习性。

安子也不太外出，在医院里睡，在医院里工作，看报，读书，俨然以院为家。这已经是安子的全部了。

佐伊从瓦斯灯上取下消毒器，放上水壶，点上瓦斯。

在面向中庭的窗上，映出佐伊的上半身，一米八的身高，有着浅黑的，轮廓分明的脸形，在稍稍凹陷的眼眶的四周，虽然泛着一层阴翳，但在茶褐色的大眼镜片的遮盖下，却不容易发觉。

佐伊不时出神地望着窗玻璃上自己的身影。“呵，大夫看自己看得入神了？”

量体温回来的护士带新忠子，看到佐伊，眼睛一亮，顿时放下一颗心，追着佐伊说：“你可回来啦？”

每一个护士都不喜欢和护士长单独相处，安子那种冷冷的神态，让每一个人都畏惧。至于佐君，则在发生关系以前，对待任何人都是热情洋溢，明朗愉快的。然而，明明知道佐伊是一个花花公子，大多数的护士都对他怀有好感。

“回来啦？没有什么情况吧？”佐伊已回过神来，问道。

望着自己出神的这个习惯，事实上是和他太太离婚后才养成的。

“是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不过，二一〇号的东木太太，说她肚子痛得厉害。”忠子口齿清晰地回答。

“东木，噢！”一个一周前因宫外孕手术的？体温如何？”

“三十七度二”

“那大概没有什么关系，给她止痛药好了。”

“是的。”

忠子从药柜里取出药来包好，随即走出值班室。

大约一米七的身高，四五十公斤重吧？白制服底下凸起的乳房和圆圆的臀部，紧绷着急欲散发出的年轻的青春热力。

此刻，佐伊的脑海里浮现出在舞厅里正和小伙子们搔首摇尾疯狂地跳着迪斯科的美子的姿影。

佐伊一边点上一支烟，一边想入非非，非慢慢地和美子分手不可了。和美子来往，已经达半年之久了，就佐君而言，和

个女人保持半年的来往的人，就已经是够久的了。

佐伊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西装口袋的上衣中，取出皮夹。

昨天到别的妇产科兼差，领了一万元工资，刚刚付了七百元的旅馆费，应该还有九千多元才对，但是，正如预感的，无论怎么数，就只剩下八张一千元钞票了。

同样的情况，在半年前也发生过。那是在初次带美子去开房间的时候，美子已经不是处女，温顺的倒在床上，一点也不抵抗，还主动配合协调佐伊的猛烈进攻。事后佐伊邀她一起沐浴却拒绝了，无论如何冷静，终究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多少有点害羞的吧？佐伊善意地解释着，终究一人入浴去了。第二天，佐伊发现身上的钱少了一千元。那时并未想到是美子偷了，但是，其后如果和美子开过房间，佐伊总会查一下皮夹的钱，今夜，和最初那样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佐伊将夹子放回口袋，对着室中吐着烟圈，随时都可以吐得圆圆整整的烟圈，这下子却歪歪曲曲地，成了一种波状消失在空中了。

佐伊的脸老气横秋：“已经不是二十来岁的人了，却耐烦地看着这么难的书，真令人佩服。”佐伊对安子说。

但是安子没有回答他，安子看书的时候，多半谁也不理。

“昨天好像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哩！”安子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安子抬起眼来，看着佐伊。

“佐医师，为什么你不肯帮主任一下忙呢？”安子的小眼睛，射出了强烈的光芒。

佐伊皱了一下眉头，安子竟知道吉备事件，使他十分意外。

“主任告诉你了？”

“不，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而已。假如您能作证说主任没有失误，就不会有问题。吉备得寸进尺，威胁恐吓，实在是您的态度太暧昧了。”

佐伊奇妙地笑起来，但随即隐去。

“哪！护士长，我被医院所有的人轻视为花花公子，又是没有学位的临时医专身份，又要求平等的待遇，还在外头兼差，在值班时溜出去对全院的人来说，自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医师，但是，虽然如此，就全院而言，我想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哪！我的话，你不太懂吧。”

“当然不懂！特别是，你为什么同情那个魔鬼，陷害既有学问，又有地位的主任呢？我搞不懂。”

“我陷害主任？”

想要再说下去的佐伊突然闭上嘴，就结果而言，就认为如此，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妇产科主任藤野川郎，帝国大学出身，身体肥胖，重达七八十公斤，满面胡须，是全身的每一寸肌肤都洋溢着以前博士

怠珙的男人。

安子十分尊敬他，佐伊想多少向安子做点说明，使她了解自己的心情，但旋即想到，对安子而言，自己终究是一种无缘的存在。

外。

“主任告诉你了？”

“不，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而已。假如您能作证说主任没有失误，就不会有问题。吉备得寸进尺，威胁恐吓，实在是您的态度太暧昧了。”

佐伊奇妙地笑起来，但随即隐去。

“哪！护士长，我被医院所有的人轻视为花花公子，又是没有学位的临时医专身份，又要求平等的待遇，还在外头兼差，在值班时溜出去对全院的人来说，自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医师，但是，虽然如此，就全院而言，我想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哪！我的话，你不太懂吧。”

“当然不懂！特别是，你为什么同情那个魔鬼，陷害既有学问，又有地位的主任呢？我搞不懂。”

“我陷害主任？”

想要再说下去的佐伊突然闭上嘴，就结果而言，就认为如此，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妇产科主任藤野川郎，帝国大学出身，身体肥胖，重达七八十公斤，满面胡须，是全身的每一寸肌肤都洋溢着以前博士

改变医疗态度的人。他一直认为在这种贫民医院工作是莫大的耻辱。

佐伊不是不了解藤野的心情，就连临时医专出身的，也厌烦在这种医院工作。

但是，讨厌归讨厌，佐君却不会因病人的阶级而改变医疗的态度，这是他唯一引以为傲的。

佐伊没有回答；藤野敏感地可以感知佐君的心情，狂妄的家伙啊！

“今天做，明天我没时间。”藤野说。

佐伊的脸上升起一抹不服且不详的神色。

“我到现在为止，做了数千人这种手术，半次也没失败过。”藤野又说，好象肯定自己这句话似的，接着又点了点头。

“因为你是后辈，佐君，你在旁边看。”

不过是子宫搔刮手术，要佐伊在旁边看，明显是对佐伊的侮辱。

终于在当天下午四时，给吉备真子做了手术，佐伊和安子都在旁边做了助手。

用扩张器将阴道张开，把子宫操测器深入探视的时候，藤野不禁皱起了眉头。

藤野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佐伊的眼睛，比之幸灾乐祸，佐伊实在更希望藤野将手术延到第二天。

然而，藤野没有延期，长满粗毛的手握着搜刮器，逐渐深

入阴道里面。不出佐伊所料地藤野变得十分慎重，且不时地对佐伊说明着子宫内的状况和自己技术的正确。

患者只是皱着眉头，低声地呻吟着，虽然五官端正，可是黝黑的皮肤和那阴沉的表情倒是相配。

手术做了三十分钟，对藤野而言，是最久的了，做完最后的消毒时，真子流了相当多的血，就手术后的出血情况看，明显的，是太多了些。

藤野立刻找寻出血的地方，不知是否知道原因了。

“没有什么要紧。”藤野自言自语地说，脸上一丝儿不安的神色也没有。

血流不止，使佐伊十分不安，他也不在意会惹起藤野的不快，说：“血流得很多哩！”

“发育不全的情况下常有的现象，不必过分担忧，今天不要回去，让她住一个晚上。”

不过是子宫搜括术，却要住一个晚上，无疑地，藤野有所不放心的。

要住院一个晚上，佐伊通知了真子的先生。真子的先生是脸色青白，两颧高耸的男人。从那尖刻的眼神中，可以想象得出，绝非善类。

“怎么啦？不是有点奇怪吗？刚刚又有两三个坠胎了，不都是马上回去了吗？”吉备尖刺地盯着佐伊说。

佐伊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对他说明时，安子已经开口了：

“患者的身体比一般人发育得慢，让她怀孕，真不可思议哪！”

安子的口气，象趾高气扬的太太对待前来招揽保险的业务员一样冷冽。

男人的眼睛虽然象蛇一般阴毒，但却也没有再顶撞什么。

虽然打了许多止血剂，但真子的血仍止不住。缚在局部的纱布和卫生棉，不到十分钟就吸满了血，不到两上个小时，患者的脸色，嘴唇已全没了血色。

佐伊虽然立刻给藤野挂了电话，但是藤野还没回家，血压已经降到六十，再输血，也回升不起来了。

第二天凌晨四时，吉备真子终于在用看布隔着的，肮脏的大病房里断了气。死前的一瞬，很痛苦地，声音很大呼吸了一下，这是这个不幸的苦命女人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的声音。

吉备无疑地在生存中过度使用了这个苦命的廉价女郎，他趴在妻子的遗体上，象小孩一样嚎啕大哭，哭声停止，转过头来的吉备的形象，变成了一头发了狂的野兽似的。

“凶手，你们杀害了真子。”吉备声嘶力竭地大叫着。

“不是我，是主任做的手术。”佐伊回答说。

当然，这不是手术时站在一旁当助手的年轻医师说的话。但是，佐伊之所以说出了这种话，较之于恐惧，实在是对藤野的愤怒使之这样。

在佐伊的看法，藤野和杀人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吉备是川泽、田西一带暴力组织B俱乐部的成员，他向藤